



978122

楚辭集注目序

卷之一

離騷經

屈原

卷之二

九歌

屈原

卷之三

天問

屈原

楚辭集注

目序

聽雨齋

卷之四

九章

屈原

卷之五

遠遊

屈原

卜居

屈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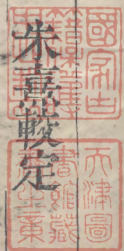
漁父

屈原

卷之六

九辨

宋玉



卷之七

招魂

宋玉

大招

景差

卷之八

惜誓

賈誼

弔屈原

賈誼

服賦

賈誼

哀時命

莊忌

楚辭集注

目錄

招隱士

劉安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較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

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拔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大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

楚辭集注

目錄

三

聽雨齋

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各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括舊編粗加彙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

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
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新安朱熹
序

聽雨齋開雕

楚辭集注目序

終

楚辭集注

目序

四

聽雨齋

批評楚辭集注姓氏

計八十四家

司馬遷 班固 劉向 楊雄

王逸 曹丕 顏之推 顏延之

蕭統 沈約 江淹 庾信

劉勰 鍾嶸 李白 韓愈

李賀 柳宗元 杜牧 顏籀

劉知幾 賈島 皮日休 洪興祖

蘇軾 蘇轍 朱熹 祝堯

楚辭集注

姓氏

聽雨齋

高似孫 汪彥章 陳傅良 劉辰翁

嚴羽 葉盛 李塗 王應麟

姚寬 張銳 洪邁 樓昉

蔣翬 桑悅 何孟春 馮覲

胡應麟 姜南 朱應麒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王廷相 茅坤

楊慎 許國 王世貞 汪道昆

王慎中 劉鳳 余有丁 董份

李贄 孫鑛 李廷機 郭正域

馮夢禎 焦竑 黃汝亨 陳深

張鳳翼 葛立方 吳國倫 張彙

鍾惺 陳繼儒 張之象 呂延濟

黃道周 陳仁錫 蔣之華 蔣之翹

陸時雍 金蟠 宋瑛 陸鈿

楚辭集注

姓氏

二

聽雨齋

楚辭集注總評

司馬遷曰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

班固曰宏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

王逸曰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

楚辭集注

總評

一

聽雨齋

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自虧其高明而損其清白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

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
嫫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搢
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鸞。則易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噉詞。則尚書咎繇之謀
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
者。其言博才益邵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
孔邱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
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
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楚辭集注

總評

二

聽雨齋

曹丕曰。優游緩節。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
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
蕭統曰。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
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旣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
沙之志。吟潭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沈約曰。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
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

楊雄崔蔡之徒。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又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各相慕習。原其
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江淹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
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
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前。雕蟲篆刻。其體三

楚辭集注

總評

三

聽雨齋

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劉勰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

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
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儻然澗而不淄。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懣沉江。羿澆
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

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玩而未覆者也。將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

楚辭集注

總評

四

聽雨齋

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天。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

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轍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

楚辭集注

總評

五

聽雨齋

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之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李白曰。屈宋長逝。無堪與言。

韓愈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嚴謹。左氏浮誇。易法而奇。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同工異曲。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以勵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楚辭集注

總評

六

聽雨齋

杜牧曰。騷之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辭。時有以激發人意。

賈島曰。騷者愁也。始乎屈原。爲君昏亂時。寵乎讒佞之臣。舍忠抱素。進於逆耳之諫。君暗不納。放之湘南。遂爲離騷。以香草比君子。以美人喻其君。乃變風而入其騷刺之貴。正其風而歸於化也。

劉知幾曰。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

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虛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因可以方駕董狐俱稱良直者矣

皮日休曰屈原旣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辨窮愁而爲九章是後詞人撫而爲之若九辯九懷九嘆九思其清怨素艷幽快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一羽者也

楚辭集注

總評

七

聽雨齋

蘇軾曰楚辭前無古後無今

又曰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蘇轍曰吾讀楚辭以爲除書

洪興祖曰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揚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

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

又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嗚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

楚辭集注

總評

八

聽雨齋

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爲賢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

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同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

楚辭集注

總評

九

聽雨齋

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今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

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

朱熹曰。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

楚辭集注

總評

十

聽雨齋

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又曰。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是怨君不成模樣。

又曰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又曰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自原之後作者
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爲之冠然較其實則宋
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
爲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
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
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
皆非一時諸人所及

楚辭集注

卷

總評

士

聽雨齋

又曰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
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故今不復以
累篇褻也

祝堯曰騷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楚乃有騷何耶愚按
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
江有汜諸詩已列十五國之先旣而楚狂鳳兮之歌
滄浪孺子清兮濁兮之歌莫不發情止義有動吾夫
子之聽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雖世號楚辭然

賦之義實多焉。自漢以來。賦家體制。大抵皆祖原意。故能賦者。要當熟復於此。則二南之意。可復見於見矣。

又曰。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麗而義可則也。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

高似孫曰。士之有所激而奮者。極天地古今之變動。山

川草木之情狀。人物智愚賢否。是非邪正之消長。有觸於吾心。有干於吾氣。慮遠而志善。事切而憂深。其言往往出於危激哀傷之餘。而其氣有不可過者。舉天地古今山川草木人物盛衰之變。皆不足以敵之。嗚呼。此屈原賈誼之所爲者乎。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陳傅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風雅頌而爲離

騷子長易編年而爲記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
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李塗曰楚辭氣最悲

葉盛曰離騷源流於六義興遠而情逾親意切而詞不
迫。

蔣翬曰詩文有不從楚辭出者縱傳弗貴也能於楚辭
出者愈玩愈佳如太史公文李太白李長吉詩是也
何孟春曰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始多其詞

楚辭集注

總評

三

聽雨齋

雖淥漫而詩人敦厚溫柔之意猶有存者

又曰古今文章擅奇者六家左氏之文以葩而奇莊
生之文以元而奇屈原之文以幽而奇戰國策之文
以雄而奇太史公之文以憤而奇班孟堅之文以整
而奇

姜南曰文章自六經語孟之外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

遷最著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言情者宗原言事者

宗左氏司馬遷周之言出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

遷出於尚書春秋

李夢陽曰史稱班馬班實不如馬賦稱屈宋宋實不如屈屈與馬二人皆渾渾噩噩如長江大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者也

何景明曰遜國臣有雪菴和尚者好觀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未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嗚呼若此人者其心有與屈大夫同抱隱痛者矣

楚辭集注

總評

古

聽雨齋

又曰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茅坤曰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作並列之以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

叔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

朱應麒曰。楚辭皆以寫其憤懣無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讀者猶爲感傷。如入虛墓而聞秋蟲之吟。莫不咨嗟嘆息。泣下沾襟。

王世貞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則不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頌重不敢廢。以至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

楚辭集注

總評

五

聽雨齋

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筵尊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馱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採而列之。楚風。

又曰。三閭家言忠愛。匪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乎。

又曰離騷每令人覽之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
沈吟歔歔又三復之涕泣俱下情事欲絕

又曰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為屈乎麗而不佻
放而有致其所以為長卿乎子雲雖有剽模尚少谿
逕班張而下愈博愈晦愈下

劉鳳曰詞賦之有屈子猶觀游之有蓬閭縱適之有溟
海也

胡應麟曰離騷風雅之衍詞賦之祖也

楚辭集注

總評

夫

聽雨齋

孫鑛曰自古文章家不掩其情質者屈子一人

又曰古文之必傳者如雲蒸霞蔚石皴波紋極平常
極變幻却自然天成不可模倣若可倣者定非至文
賈生小山得騷之意而自出機杼者也以後倣之愈
似去之愈遠紫陽作集註芟去諫懷歎思四篇極是
陳深曰離騷變風之遺也興比賦錯出成章驟讀似未

易瞭細玩井然有理

黃汝亨曰儒家談文則莊騷並稱云間或以莊生浩蕩

自恣詭於大道。其言多洸洋幻眇。不可訓。屈騷所稱古連類。與經傳不合。小疵風雅。總之文生於情。莊生游世之外。故清濁一流。醉醒同狀。奇幻於寰中。標旨於象先。而屈子以其獨清獨醒之意。沈世之內。殷憂君上。憤懣溷濁。六合之大。萬類之廣。耳目之所覽。觀上極蒼蒼。下極林林。摧心裂腸。無之非。是辟之深秋。永夜。淒風苦雨。鬱結於氣。宣鬯於聲。皆化工。豈文人雕刻之末技。詞家模擬之豔詞哉。馬遷讀莊生書。

楚辭集注

總評

七

聽雨齋

而歸之寓言。此可與言騷也。已。宋玉而下有其才。而非其情。賈誼有其情。而非其才。誼之泣以死也。又其甚者也。亦猶晉人者之嫉物。輕世也。莊之流也。相如因緣得意。媚於主上。所爲子虛大人之篇。都麗寥廓。乏於深婉。其情可知矣。道不同。不相爲謀。嗚呼。此反騷之所以作也。儒者探易之幽。而參於莊。諷詩之深。而參於騷。參於莊。可以羣。參於騷。可以怨。其庶幾矣乎。

陳繼儒曰。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於陰。故離騷孤沈而深。往樂者毗於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言語無端。

又曰。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黃道周曰。屈宋而下。以至班揚左馬之流。而及張蔡。解谷之竹。遞宣楚澤之蘭。互蒨莫不鏗其鉅響。樹爲宏

楚辭集注

總評

六

聽雨齋

標

陳仁錫曰。以原比之左氏。相如楊雄。莊周可謂冤極。以宋玉劉向王逸諸人作合爲楚辭。可謂辱極。

蔣之華曰。原抱嘉猷。賈鴻術以圖議國政。使王舉國聽之。管晏之業不足語矣。何信讒見疏。漸至逼逐。原之素志。竟不知發洩何地。將攄忠一諫。得剖心殿陛。不失爲比干。而君顏不可望。將去此故都。完身草莽。不失爲微子。而宗國其永懷。將佯狂朝市。悲歌浩歎。不

失爲箕子。則慮指爲廢人。而卒不見用。憂心孔棘。若
之何。而後可耶。不得已。而一腔熱血。灑之爲腐墨。數
行。故今之讀其詞者。但當悲其志。哀其遇。歎歎再四。
泣下可也。

陸時雍曰。風雅旣湮。離騷繼作。人取而經之。騷誠可經
也。詩以持人道之窮者也。愛君憂國。顯忠斥佞。騷曷
爲不可經哉。得聖經存。無聖經亡。十五風。不折衷於
孔氏之門。其或存或亡。亦久矣。騷之存而不沒。騷自

楚辭集注

總評

九

聽雨齋

足於存世也。或曰。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足稱耳。然
則謂騷不經。謂騷之不止於禮義。謂騷之不止於禮
義。則謂愛君憂國。顯忠斥佞之非禮義也。非持世之
論也。

又曰。厲言類規。溫言類諷。竅言類訴。狂言類號。聆其
音。均可當浪浪之致焉。要一發於忠愛。雖激昂憤懣。
世莫得而訾也。

又曰。宋玉所不及。屈原者。三婉轉。深至情。弗及也。婁

娟嫵媚致弗及也。古則靈鼎秀則芙蓉色弗及也。所及者亦三氣清骨峻。語渾清則寒潭千尺峻。則華嶽削成。渾則和璧在函。雙南出範。

宋瑛曰左氏羽翼春秋。屈氏羽翼風雅。一也是宜以離騷作詩傳。

陸鈿曰謂楚辭語多亂多複多不經非也。熱中展轉自不覺語言無端而至於此。

蔣之翘曰予讀楚辭觀其悲壯處似高漸離擊筑荆卿

楚辭集注

總評

手

聽雨齋

和歌於市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悽惋處似窮旅相思。當西風夜雨之際。哀蛩叫濕。殘燈照愁。幽奇處似入山徑無人。但聞猩啼蛇嘯。木魅山鬼習人語。來向人拜。豔逸處似美人走馬。玉鞭珠勒。披錦繡佩琳琅。對春風唱一曲。楊白華仙韻處似王子晉騎白鶴。駐緱山最高峰。吹玉笙作鳳鳴。揮手謝時人。皆可望不可到。

金蟠曰天賦屈子之才。必有是著作天賦。屈子之性必

有是沈抑不困阨烏乎激龍門子長之論是已向使以如是之才不爲文章而爲事業以如是之性不使懷憤而使效忠所表建當何似耶故君子讀楚騷不能不再三歎也

又曰南華離騷皆古今奇絕之文而後人於六經之後並尊爲經夫經常也奇而不可越乃常也讀南華使人不敢萌利達之心讀離騷使人不敢忘生民之意

楚辭集注

總評

主

聽雨齋

又曰忠盡語易腐偏佚麗懇切語易戇偏婉轉寄諷語易諧偏雄峭所以風雅道學之家俱不可廢
又曰屈子去古未遠世事猶稀其臚列衍奧已如是使生於漢唐宋後興懷捉筆更安極耶
又曰恨不得屈子當年圖議政事應對賓客諸辭令一併讀之當不僅射父倚相等埒

楚辭

屈原列傳

漢司馬遷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

楚辭集注

一

聽雨齋

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智盡忠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

楚辭集注
卷之五
屈原列傳

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贄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珪張儀

楚辭集注

二

聽雨齋

金罍曰秦人飾節詐楚人着看如華端如見誠敘事之樂境入物之化工也

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願請往如楚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

唐昭之曰
忽又轉到

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
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
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
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
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
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
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晷顧楚

楚辭集注

三

聽雨齋

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
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
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
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
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剄地削亡其
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過也易曰井渫

王娶曰
上死于
蘭頃襄
用之而
屈原所

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我聞之新

楚辭集注

四

聽雨齋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翰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矧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繇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變白而爲黑兮。倒上而爲下。鳳凰在效兮。雞雉翔舞。同糅
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羗不知我所臧。任
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
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踈內兮。衆
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
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
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
心而自強。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

楚辭集注

五

聽雨齋

昧而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
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陰恒悲兮。永歎慨兮。世
旣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
旣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
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
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
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旣死之後。楚有宋玉
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

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
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
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
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
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董份曰太史公筆端固好而網羅遺文撫拾今古當武

楚辭集注

六

聽雨齋

帝好文之世才士畢集著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特總
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卽屈原一傳見之矣

茅坤曰以議論行敘事體

余有丁曰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宓妃等事然原特假
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金蟠曰人君無愚智賢不肖一段忙中著閒然却是極
得力處一篇筋骨從此聳振至於楚事原事出入離合
不可端倪但令讀者惟恐易盡耳

楚辭集注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撰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紀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

楚辭集注

一 聽雨齋

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託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倬侑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藜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栢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

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棟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糝并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媭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忠死直古

楚辭集注

二

聽雨齋

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鬻能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澤畔蒹葭白露中耳

朱熹曰山鬼一篇謬說甚多不可勝辨

徐禎卿曰白雲在天明月在地清風在浦爾時高吟九歌招隱酌一樽呼三閭大夫當應聲或出

金蟠曰吳投子胥於江吳人謂爲水仙楚逼靈均於江楚人亦謂爲水仙其思慕致耶抑忠鬱之氣當爾也夏

丘門蕪江潭猶昨所謂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隴嗚呼
傑哉

聽雨齋開雕

楚辭集注外傳終

楚辭集注

三

聽雨齋



楚辭集注卷之一

朱熹集註

離騷經第一

魚豈曰讀騷且未觀

文詞只其題引便不覺百端委集

戰國策楚有昭奚恤

元和姓錄云其氏有

景差

楚辭集注

卷一

離騷

聽雨齋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譖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

金嶠曰：王逸本不認以清白名是屬世



楚辭集注
見得小
此云不
見其宗
云云總
屈子大
端

淵自沈而死。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
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
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
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
過規矣。

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
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

楚辭集注

卷一

雜騷

二

聽雨齋

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
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
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
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
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辯
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
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
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

劉知幾曰
上陳氏族
下列祖考
先述厥生
次顯名字
實爲馬班
揚雄自敘
篇之相

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昏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漕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辯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楚辭集注

卷一

離騷

三

聽雨齋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陬側鳩反。又子候反。降叶乎攻反。

此章賦也。德合天地稱帝。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都於郢。是爲武王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也。朕，我

鍾嶸曰夏
歌曰鬱陶
乎予心楚
晉名子

曰正則離
詩體未全
然是五言
之濫觴也

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字也屈原
自道本與君共祖世有令名以至於已。是恩深而義厚
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
厥隅也正月為厥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
隅故以為名也降下也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已始
下母體而生也。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

楚辭集注

卷一

離騷

四

聽雨齋

覽一作鑒余下一無子字

賦也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
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
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為
美稱耳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二十則使賓友冠而
字之故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
秋蘭以為佩。

桑悅曰語極香潔

紛音墳下同重去聲能叶奴代反一作熊扈音戶辟音
僻紉女陳反

賦而比也紛盛貌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賦我美質於內
也重再也非輕重之重修長也能才也能獸名熊屬多
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扈被也離草名生於江中
故曰江離說文曰薜蘿也郭璞曰似水薺辟幽也芷亦
香草生於幽僻之處紉續也蘭亦香草至秋乃芳本草
云蘭與澤蘭相似生水傍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

楚辭集注

卷一

離騷

五

聽雨齋

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佩飾也
記曰佩悅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毗之木蘭兮夕
搴洲之宿莽

汨于筆反不一作弗恐邱用反搴音蹇說文作揜毗音
毗搴力敢反一作攬一作擲下一有中字洲一作州莽

莫補反

賦而比也汨水流去疾之貌言已之汲汲自修常若不

陳深曰汨
余十二句
總是汲汲
慕君繼戶
待君之意
寫得濃翠

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過去也。擿，扳取也。毗，山名。木蘭，木名。本草云：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死。搯，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所采取皆芳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忽一作晷零一作岑

楚辭集注 卷一 離騷 六 聽雨齋

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暮音甚激
烈可見風
與騷僅在
一聞耳

賦而比也。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零落，皆墜也。草曰零，木曰落。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遲，晚也。此承上章言已但知朝夕修潔而不知歲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惟恐其君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吾道夫先路。

策一作乘下同一作策駝一作馳下同道一作導度路
二韻下皆有也字

賦而比也三十曰壯棄去也草荒曰穢以比惡行騏驥
駿馬以比賢智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壯盛之時棄去惡
行改此惑誤之度而乘駿馬以來隨我則我當爲君前
導以入聖王之道也自汨余至此三章同用一韻意亦
相承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

楚辭集注

卷一

離騷

七

聽雨齋

紉夫蕙茝

菌渠隕反或從竹維當作唯古通用茝昌改反一作芷
賦而比也后君也三后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
曰粹衆芳喻羣賢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輔
之也雜非一也椒木實之香者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
桂木名本草云花白葉黃正圓如竹蕙草名本草云薰
草也生下濕地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蘼蕪可
以已厲陳藏器云卽苓陵香也言雜用衆賢以致治非

獨專在一二人而已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耿，古迥反。又古幸反。昌，一作猖。被，一作披。並匹皮反。夫，音扶。後以意求，不能盡出。

賦而比也。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昌，被衣不帶之貌。捷，邪出也。徑，小路也。窘，急也。桀紂之亂，若被衣不帶者，獨以不繇正道而所行蹙迫耳。

楚辭集注

卷一

離騷

八

聽雨齋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惟，下一有夫字。樂，音洛。隘，於懈反。叶於力反。身，一作心。憚，音彈。殃，一作怏。

賦而比也。惟，思念也。黨，朋也。偷，苟且也。幽昧，不明也。險，臨危也。隘，履狹也。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績，功也。君車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故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

馮觀曰歷
敘至此方

說由被整
何婉而切

也然於全
略無怨言

又見其德
誅而不亂

家

以敗先王之功耳。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

信讒而齋怒。

忽一作習。一作急。奔布頓反。先悉薦反。後下邁反。荃七

全反。一音孫。一作蓀。音同揆。一作察。中一作忠。齋從火

齊聲。在詣反。一作齊。或作齋。並祖西反。又一作歎。怒叶

上聲。

比而賦也。踵足跟也。武迹也。追前人者。但見其跟之跡

楚辭集注

卷一

離騷

九

聽雨齋

耳言所以奔走以趨君之所。卿面或出其前。或追其後

以相道之者。欲其有以躡先王之遺跡也。荃與蓀同。陶

隱居云。冬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

蒲。而葉無春蓋亦香草。故時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

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齋炊舖疾也。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

夫唯靈脩之故也。

張鳳翼曰

卽匪躬之

故然語較

如姪而痛

謇居輦反。忍上一有余字。一無而字。舍戶夜反。叶戶預

反或音捨非是一無二也字

賦而比也。謇謇難於言也。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喫然也。舍止也。言已知忠言謇謇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九天有九重也。正平也。靈脩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飭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此又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明非爲身謀及爲他人之計但以君之恩深而義重是以不能自已耳。

楚辭集注

卷一

離騷

十

聽雨齋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一無此二句。洪曰王逸不註此二句。後章始釋羌義。疑此後人所增也。羌起羊反。

比也。曰者敘其始約之言也。黃昏者古人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羌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爲也。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比也。洪說雖有據。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脫兩句。那更詳之。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遁一作遜。他一作佗。一無夫字。數所角反。化叶虎瓜反。比也。成言謂成其要約之言也。惟改也。遁移也。近曰離。遠曰別。言我非難與君離別也。但傷君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楚辭集注

卷一

離騷

十一

聽雨齋

滋一作哉。與栽同。畹於遠反。晦古畝字。莫後反。叶滿被。反留夷一作菑。蕙揭一作藹。又作藹。並丘謁反。又起例。反衡一作蘅。

比也。滋蒔也。畹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也。樹種也。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畦隴種也。留夷揭車皆芳草。杜蘅似葵而香。葉似馬蹄。故俗云馬蹄香也。言已種蒔衆香。修行仁義。以自潔飾。朝夕不倦也。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竦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哀衆芳之蕪穢

峻一作後音俊埃作俟萎於危反

比也冀幸也峻長也刈獲也萎病也絕落也言此衆芳

雖病而落何能傷於我乎但傷善道不行如香草之蕪

穢耳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羗內恕已以量人兮

各興心而嫉妬

以一作而婪音藍又力合反憑一作馮索所格反一叶

楚辭集注

卷一

離騷

十一

聽雨齋

蘇故反一無已字量力香反興一作與非是若索音素

則妬如字若索從所格讀則妬叶音距

賦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謂滿

曰憑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

妬言在位之人心皆貪婪內以其志量度他人謂與已

同則各生嫉妬之心也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

名之不立

